



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

威震北满的 赵尚志

崔亚斌

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

内 容 提 要

赵尚志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传奇式的抗日民族英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他无私无畏，百折不挠，奋战一生，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他历经坎坷，备遭磨难，曾三次被投入监狱，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他创建了北满抗日武装，曾任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等要职。他指挥的三岔河、冰趟子等著名战斗威震北满，使侵华日军闻风丧胆。

本书用文学笔法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赵尚志坎坷不平而又矢志不渝的一生，内容真切感人，文笔质朴流畅，既是优秀的文学读物，又是进行历史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编委会

顾问：谭 译

主编：王瑞起

编委：崔亚斌 马兆政 王希亮 洪 钧

赵素芬 王鸿宾 胡世宗 李藕堂

蒋世贤 金明凯 崔玉平 杨春青

刘丽菲 王瑞起

目 录

一	“跟着赵军长总打胜仗”	1
二	冰趟子激战	11
三	先辈们的斗争	19
四	苦难的童年	31
五	“打帝国主义还嫌人多吗？”	39
六	铁窗怒火	48
七	饭馆里的乞丐	56
八	神秘的马夫	68
九	山林里的星星之火	81
十	严惩“棒子手”	91
十一	奇袭伪警所	100
十二	鏖战三岔河	107
十三	“他就是赵司令”	115
十四	“我不能一天离开党”	126
十五	战斗到最后一息	134
十六	英雄遗愿化宏图	150
后 记		153

一 “跟着赵军长总打胜仗”

1936年初春。

尽管北满（注）的春天姗姗来迟，松花江畔向阳山坡上的积雪还是悄悄地融化了，肥沃的黑土冒出了嫩嫩的草芽。虽然已逝的残冬不甘心地逞着余威，偶尔刮一阵子凛冽的北风，吹得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响声，但春回大地不可逆转，天气一天天地在变暖。

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东北人民不甘心忍受铁蹄的蹂躏，反满抗日的斗争风起云涌，决心把侵略者赶出家园。这一天也像迟到的春天那样，叫饱经寒冬磨难的人们望眼欲穿。战斗在北满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战士们，在军长赵尚志带领下，在松花江北岸频频出击，重创日军和伪军，接连打了许多胜仗。

这天傍晚，抗联第三军的一支主力部队驻扎在汤原县城西北的鸡心沟。别看那些关东汉子身上穿的都是缀满补丁的破棉袄或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旧军服，手里使的是三八式步枪、手榴弹、刺刀，可一旦和日本鬼子、伪军打起来，个个赛似猛虎，勇猛无比。此刻，天快黑了，战士们分住在地主的大院套和老乡的家里，有的帮老乡干活儿，有的摆弄枪械，有的则凑在一堆说笑。连日来行军作战太紧张了，难得有这么清闲安静的

（注）满：指满洲，我国东北一带。

时候，都想把绷紧的神经松一松，把乏累的身子歇一歇，好迎接新的战斗。

忽然，战士堆里一阵拥动，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跑动着，人们脸上的笑容顿然消失，又恢复了严肃紧张的神情。原来，上边下达了命令：“部队迅速到大屯集合！”那时候，抗联处在艰难时期，和敌人打的是游击战，指挥部队一般不用军号，只能口头传达。虽然这样，战士们的行动都非常迅速，经过一阵急行军，来到了大屯。

大屯的村头空场上，在朦胧的夜色中，站立着一匹小黄马，端端正正骑在马上的是一个年近三旬的汉子。他身材不高，脸色黧黑，高鼻梁，厚嘴唇，留着黑黑的小胡子，剑眉高挑，双目有神；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他那只左眼失去了视力，眼下有3块月牙形的伤痕。他头上戴一顶旧狗皮帽子，上身穿一件日本黄呢军大衣，下身穿一条分不清是蓝是黑的棉裤，身挎一支匣枪，手里拿着一根刮掉树皮的小白棍。从这不伦不类的装束看，他在战士们当中显得普普通通，然而却透出一种格外的威严，目光中流露着热情和智慧。抗联三军的战士们只要一搭眼，就能认出这是他们热爱、拥戴的军长，威震北满的赵尚志。

各路部队陆续集齐了，在赵尚志面前迅速而有秩序地列好队形。赵尚志向战士们扫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提高声音说：“同志们！今夜行军的目标是舒乐河镇。我们必须在天亮前拿下镇子。镇子里住着一个伪军中队，还有两个日本教官。记住：一定要把那两个日本人抓住！好，出发！”

情况摸得很准，战斗动员简明扼要，干脆利落，战士们打心眼里佩服他们的军长。听说要打进镇子里，人人摩拳擦掌，非常振奋。

队伍向南，朝着舒乐河镇挺进。清冷的月光照着起伏不平的山岭，在天幕下显出鲸脊般的轮廓。战士们鱼贯地在山林里穿行，踏在冰雪上，踩在干枯的树枝上，发出“嘎吱嘎吱”的轻微响声。偶尔惊出一只黑黝黝的什么野物，“嗖”地跑掉了。战士们惋惜地望一眼，没有人去追，也没有人交头接耳，都在心里想象着即将打响的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唶唶唶唶……”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是赵尚志从后面赶上来了。他找到少年连（实际是由青年战士组成）的指挥员，边走边向他交待战斗任务。三言五语之后，他又策马疾行，找前面部队的指挥员去了。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认为赵军长在行军途中部署作战方案的做法很英明，既不误战时，又能相机行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预感：有赵军长的正确指挥，这准又是一个大胜仗！

部队逼近舒乐河镇，正当午夜。借着月光，可以看见镇子的轮廓。沉沉夜幕下的镇子一片沉寂，只能偶尔听到三两声犬吠。

赵尚志骑在马上，一只手握住缰绳，一只手拿着小白棍，望着黑黝黝的城阙，脸色显得十分严峻。他取出怀表看了看，又收起来了。略停片刻，他把小白棍在空中一挥，下达了命令：“进攻开始！”

少年连的战士在战斗中向来是冲锋在前的，他们听到军长一声令下，立即跑步前进。当部队越过护城河，开始向城墙攀登的时候，把守城门的敌人哨兵发觉了，惊慌地喊叫起来：“不好，游击队来了！”有的操枪射击，有的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子弹从少年连战士的头上“嗖”、“嗖”乱窜，可是他们根本不怕，奔跑着向城门猛扑过去。敌人哨兵见抗联战士来势凶猛，无法抵挡，便放弃抵抗，把枪丢在地上，跪下举手投

降。少年连战士冲进敌人哨所，屋子里的伪军还没来得及穿完衣服，就被一个个冰冷的枪口顶住了。“饶命！饶命……”

“我们投降，投降！”伪军们浑身颤抖，跪在炕上连连哀求。就这样，一枪没放，就解决了守卫城门的全体伪军，冲进镇里。

赵尚志脸上现出微笑，又把小白棍向远处一指，下达新的命令：“各部队到街中央集合，准备打大屯！”

“大屯”，是日本侵略者法西斯暴行的产物。他们为了扑灭东北抗日烈火，割断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迫游击区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土地，迁到指定的“大屯”，也就是“集团部落”中去，而把原来的房屋统统烧毁，造成无人区。在“集团部落”周围，敌人逼迫群众挖深沟，垒高墙，修炮台，建瞭望塔，派重兵据守，以防抗日游击队进攻。所以，“大屯”成了“城中之城”。

按照赵尚志军长的命令，部队迅速来到敌军驻守的“大屯”南面集合。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个庞然大物暴露在战士们面前。它东西长约120多米，南北宽约80多米，围墙很高，难以攀登，4个角都有炮楼，炮楼上满是黑洞洞的射击孔。当城门打响时，守在“大屯”里的伪军从睡梦中惊起，拿着枪战战兢兢地跑上炮楼，向外面胡乱射击，为自己壮胆；天亮后，声更密了，响成一片。抗联战士们埋伏在隐蔽处，观察“大屯”，有人脸上现出难色：即使冒着敌人的射击冲上去，也难以翻越那高高的围墙，怎么办呢？

此刻，赵尚志早已骑着马，不顾敌人乱放枪，沿着“大屯”转了一圈儿。他的胆量特别大。在每次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骑马跑在前面。敌人的子弹呼啸着在身边乱穿，他却把匣枪往后一背，手里拿着一根总也舍不得丢掉的小木棍，向

敌人大声喊话。有的战士对他说：“军长，别喊了，枪子儿可不听你的呀！”他不理，继续喊。事后战士们问他：“军长，你为什么不开枪呢？”他说：“枪子儿能打着几个人？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可能一下子跑过来一大群。开枪还得靠你们哪！”

这一次，赵尚志没有喊话，围着“大屯”转了一圈儿后，胸有成竹地回来了。他把几名指挥员叫到面前，用那根小白棍比画着说：“这里街道不宽，我们的部队可以隐蔽到炮楼前边的买卖家里，用长杆子把可燃物送到炮楼周围，点着火，浓烟就能遮住敌人的视线。乘这机会，我们找一根大圆木，用绳子绑上，留出8个绳头，选8个力气大的战士提起圆木，向大门悠过去，把大门撞开。你们看怎么样？”

几个指挥员显得很兴奋，互相交换一下目光，然后说：“行！”“这个法子不错！”

“那么，大家就分头准备吧！”赵尚志说，“准备完了，先练一练，最后听我的命令！”

指挥员们领命而去。不大工夫，战士们就弄来许多谷草、豆秸、苞米秸、高粱秸，借炮楼下面的商店、饭馆作掩护，把这些东西送到炮楼的四周。

大圆木准备好了，8个膀大腰粗的大力士也选出来了。赵尚志看了他们用绳子悠圆木撞大门的练习，点点头说：“好！”然后下令：“点火，开始！”

他的话音刚落，战士们点燃十几个草捆，用长杆子送到炮楼四周的柴草堆上。“呼啦！”烈火熊熊，浓烟升腾，不一会儿就把两个炮楼笼罩了。烟雾刮进炮楼里，呛得伪军们连声咳嗽，枪声随着变得稀落了。

“上！”赵尚志又一挥手中的小白棍，大喊一声。

那8个大力士提着圆木，齐声喊着号子，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大门……“咣！”大门在重力撞击下震得直摇晃。

“再来一次！”赵尚志喊。

“咣！”这一次，大门的两道门闩被撞断，两扇门开了！

赵尚志把小白棍向“大屯”里一挥，顷刻间，抗联战士像打开闸门的潮水冲进“大屯”。“冲啊！”“缴枪不杀！”……喊杀声响彻全镇。“大屯”里的伪军惊呆了，纷纷放下枪，跪在地上求饶。有的说：“我没放枪，不信可以验我的枪。”有的说：“我放枪全是往高处打的。”……抗联战士收了他们的枪，把他们集中到一起看管起来。

解决了前面两个炮楼，后面两个炮楼上的伪军还在队长威逼下负隅顽抗，继续疯狂地射击着。赵尚志利用射击间歇，朝着他们大声喊：“听着，我是赵尚志！再不投降，就给你们两个手榴弹尝尝！”伪军队长一听“赵尚志”三个字，吓得面色煞白，结结巴巴地喊：“别，别……我们缴枪，我们投降……”

枪声停止了，“大屯”全部被抗联战士占领。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唯一遗憾的是，赵尚志提到的那两个鬼子教官，换上便衣乘乱溜出“大屯”，坐船从松花江跑掉了。赵尚志笑了笑，嘲讽地说：“算他们鬼子腿长！”

抗联战士占领了日本银行，请来几位铁匠打开保险柜，里面满满地装着金、银、伪国币。这些都是日本人劫掠中国人民的血汗财富，理所当然地被抗联没收了。根据赵尚志的命令，用这些钱买走了镇上所有的布匹，足足装了20多辆大车。后来，在游击区群众的帮助下，用黄菠萝树皮煮出黄水染布，仅几天时间就赶制出一大批单军服，使抗联战士们脱下笨重的棉袄，换上了崭新整齐的单军装。战士们高兴地说：“跟着赵军长总打胜仗！”队伍从舒乐河镇撤到十里河一带驻扎，当地人

民群众赶着猪羊，用车拉着大米、白面来慰问战士们，驻地上一片欢腾。

5月，部队在赵尚志带领下，沿着松花江北山麓西进。

“得得得得……”随着一阵马蹄声，赵尚志骑马来到少年连战士张祥身边，用手中那根小白棍轻轻碰了碰他的脊背。他一回头，两人相视而笑。

张祥说：“军长，像舒乐河镇这样的胜仗，咱们再打几回！”

“打！”赵尚志说，“只要日本人不滚出我们中国，仗就少不了打，直到把他们统统消灭！”

“军长，你那个用圆木撞大门的招儿真高，是怎么想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是急出来的！”

张祥和战士们都笑了。

赵尚志心情很好，索性下了马，走进队伍中，和战士们交谈，不时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这次行军的目的地是通河县汪大张地区，部队驻扎在当地3个大地主为守家护院修起的“大屯”里。

这天下午，赵尚志正和战士们一起吃饭，站在房顶上的一个哨兵匆匆下来报告：“军长！从县城方向开来5辆汽车！”

“汽车？”赵尚志放下碗筷，站起来想了想，忽然眉飞色舞地说，“伪军是没有资格坐汽车的，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来了。好，咱们的抬杆子（注）有用场了。准备战斗！”

战士们纷纷拿起枪，跑上炮楼，进入战位。

果然，开在前面的两辆汽车满载着日本兵，渐渐驶近了，驾驶楼上还架着一挺歪把子机枪。汽车一直开到“大屯”门前的

（注）抬杆子：一种大型沙枪，大的一次可装一斤火药，再装上铁沙子，打出去就是一大片。

广场才停下，但车上的人没下来，好像在等什么。赵尚志看到这个机会岂肯放过，大喊一声：“打！”顿时，4挺抬杆子和几十支步枪一齐向车上的日本兵开火，打得他们鬼哭狼嚎，哇啦哇啦乱叫；后面3辆汽车上的日本兵见此情景，赶紧刹车后退。他们被这突然的阻击吓懵了。前面的两辆汽车掉转车头就逃，和后面的汽车一起，退到一家地主的“大屯”里。

赵尚志命令战士们加强戒备，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

果然，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日本兵列着队形，从那个“大屯”里开出来，向抗联战士的阵地发起进攻。大约离300米左右时，敌人的队形变成以班纵队为单位，班和班相隔十几米。每个日本兵的步枪都上着刺刀，阳光一照，闪闪发光。他们在十几挺机枪和掷弹筒的掩护下，一边走一边叽哩哇啦吼叫着，像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猛扑过来。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赵尚志处之泰然，冷静沉着。敌人渐渐逼近了，他却没做任何表示。战士们有些急了，不住地扭过头看他。直到敌人只离100米了，也就是抬杆子可以发挥最大威力的时候，只听赵尚志一声大喊：“打！”4挺抬杆子一齐向日本兵猛轰。随着枪声，敌人纷纷倒下。不过，敌人的队形没有变，继续向阵地逼近。少数作战经验不足的新战士见了，有点慌神。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赵尚志高声对战士们作动员，“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退！子弹少，要尽量放近打。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不是好欺负的！”

军长的话，激起战士们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他们用枪瞄准敌人的脑袋，射出一颗颗复仇的子弹，一个又一个敌人应声倒下。

这时，敌人仗着人多势众，还有凶狠残暴的“武士道精神”，已经冲到了墙下，搭起人梯往上爬。战士们打下去一个，他们又补上来一个，不停地往上爬。两个日军指挥官用战刀拚命地砍大门，眼看那门就要支撑不住了。正在这危急之时，战士们又把4挺抬杆子装填好了，对准墙下麋集的日本兵“轰！”“轰！”几声，把日本兵打死打伤一大片。日军指挥官嚎叫着，见作战连连失利，只好下令停止进攻，向后退去。

赵尚志从炮楼的射击孔看到了，立即冲下来，用力把大门打开，振臂一挥：“同志们，冲啊！”

“冲啊！”战士们士气高昂，个个奋勇杀向敌人，喊杀声撼天震地。他们用大刀、红缨枪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人人仰马翻，溃不成军，退出一里多路。战士们边冲杀边从敌人那里抢枪支弹药，补充自己。张祥跑得比别人快，抢到一挺歪把子机枪，把他乐坏了。

战斗暂停，战士们高兴地打扫战场，整理战利品。赵尚志听说张祥缴了一挺机枪，很高兴，让人把他叫到面前，接过机枪摆弄一阵，然后夸了声：“好枪！”把机枪还给张祥，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枪就归你用吧！”

正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战马的嘶叫声。房上观察哨报告：敌人又来了，有100多个骑兵。

赵尚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对身边的指挥员们说：“敌人的骑兵也调来了，不用说要报复。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必须坚持到天黑，才能离开这里。好，大家先休息一下，听我的命令。”

经过这场激战，战士们都很疲乏，许多人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可赵尚志却满有精神，跟着哨兵爬上房子观察敌情。

“轰！”一声炮响，把睡着的战士震醒了。赵尚志从房子上下来，对大家说：“好家伙，敌人把炮兵也搬来了，打完炮就会再次进攻。大家快进入战位，准备战斗！”

不出军长所料，日军一连打了100多发迫击炮弹，其中有7发落在战士们据守的“大屯”里，但并没造成多大伤亡。在迫击炮和掷弹筒掩护下，日军和伪军又列队发起进攻。他们走到300来米的地方，散开变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伪军组成，在前面当替死鬼；第二梯队由日军组成，既压住阵脚又逼迫伪军前进，有后退的便开枪打死。这一次，日本兵变乖了，改变了原来以班为单位的队形，也不那么狂妄嚣张了，弯着腰，端着枪，小心谨慎地步步逼近，指挥官也站到队伍后面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以变应变，命令战士们集中火力打击第二梯队的日本兵。这一来，没等前面的伪军打上几枪，后面的日军先乱了阵，纷纷倒下。

“张祥！”赵尚志喊。

“有！”张祥小跑过来。

“你看见那个抡战刀的日军指挥官没有？”

“看见了！”

“用你的歪把子把他干掉，一定要打死！”

“跑不了他！”

张祥顺着军长手指的方向，将歪把子机枪从射击孔伸出去，屏住气息，瞄准那个日本指挥官，只一个点射，就把他撂倒了。顿时，日军大乱。

“好样的！”赵尚志拍手称赞。他转过身，向指挥员发出命令：“两侧部队出击，夹击敌人！”

日军失去指挥，停止了进攻，一个个趴在地上胡乱射击，不知该怎么好；那100多个骑兵，本来是要用于一旦攻下“大

屯”，追击抗联战士的，此刻见“大屯”久攻不下，便不敢露头。赵尚志抓住敌人犹豫未决的时机，大喊一声：“打开门！冲出去！”顿时，三面喊杀声响成一片。日伪军军心动摇，拚命往回逃跑。抗联战士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敌人据守的“大屯”墙外。

洼大张战斗，打死打伤敌军100多人，还抓了13名俘虏；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弹药，包括张祥那挺机枪，外加一整箱子弹。在赵尚志军长的指挥下，抗联战士用最差的武器战胜了装备精良的敌人。这一战，使部队和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

二 冰趟子激战

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展览厅的墙上，悬挂着一件大幅油画。画面上，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头戴皮帽，腰系皮带，扎着绑腿，身背匣枪，迎着朔风挺立在冰川顶上，指挥抗联战士伏击敌人。红旗飘舞，机枪怒吼，冰飞雪溅，杀声震天，打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连滚带爬，遗尸遍野。

这幅油画，画的就是赵尚志指挥的著名的冰趟子战斗。

1936年9月18日，在赵尚志提议召集下，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军党委在帽儿山召开了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会后，为了挫败敌人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把抗联第三、六军消灭在汤原根据地的阴谋，赵尚志率领第三军的部分主力部队远征黑（龙）江（嫩）平原，避敌之锐，插向敌人防守薄弱地区，开辟新游击区。

1937年3月初，赵尚志率领200多人继续西进，来到通北、

海伦地区。日、伪军出动数量庞大的兵力，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紧紧尾追不舍，妄想将这支抗联部队彻底消灭。

天气寒冷，滴水成冰，加上连续远程行军作战，人困马乏，赵尚志的部队陷入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危急境地。

3月5日这天，远征队进入通北山里。身披征尘的赵尚志骑在马上，面容瘦削，显得有些憔悴。他放眼望去，灰蒙蒙的苍穹下，山川、河谷、大地白茫茫一片，裸露的山岩上的枯草在寒风中颤抖，树木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连一只鸟也看不到，显得空旷而萧索。是啊，这样寒冷的天，这样荒凉的地方，有谁会到这里来呢？

许多天来，他带领这支部队越走越偏僻荒凉，见不到百姓人家。部队要远避敌人，竭力甩掉敌人，就只能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迂回行军；而追击、堵截的敌人也正要把他们驱赶到罕见人迹的深山里，以便在这寒冷的季节里使他们远离群众，增加困难，就地歼灭。所以，难怪部队越走越感到这片土地广漠，蛮荒，凄凉了。许多战士骑在马上耐不住寒冷，下马步行，走在深深的雪里，艰难而又吃力。不少人的双脚磨出了血泡，浑身乏累得很。他们走起来累出一身汗，停下来小北风一吹又冷透肌骨。由于作战中卧冰卧雪，常在山石树枝间磨蹭刮扯，大部分人衣服破碎，甚至变得一片一条的了，于是只好把兽皮、破布、麻袋，甚至桦树皮胡乱地绑在身上御寒。干部和战士们都理解这次远征是关系到三军主力部队生死存亡之举，所以，大家精神乐观，没有怨言，克服种种困难，随着部队前进。

赵尚志看见，前面不远处，在地平线上冒出几块土包，知道那是废弃的炭窑。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已是中午时分，便转身对传令兵说：“原地休息！”